

蝴蝶

欽 文





窗前飛過花胡蝶，

遊絲一縷任風飄。

一九二八年七月一日午睡醒後寫，前附作序。

胡蝶
文欽

857.63
615-3

—錄 目—

蜻蜓底歌.....	一
花園底一角.....	一一
石榴花下.....	二一
希望.....	三一
烏衣者.....	三九
飛.....	四七
渴求.....	六五
狂喜.....	七五
一隻胡蝶化得許許多多.....	八九
勝利了.....	九五

蜻蜓底歌



假使有人以爲蜻蜓這動物是沒有熱烈的情感的，那固然是大大的錯誤，以爲蜻蜓和胡蝶不同屬，不會愛戀，也是完全錯誤的；如果不相信，請讀下面的故事。

這是個中等身材的蜻蜓，可是比較他所愛慕着的胡蝶高而且大，雖然她在胡蝶中並不算是矮小的。這自然因爲一般雄性的生物，平均總比陰性的高大的緣故。只是究竟高大多數，却還無從判說，因爲渠們如今不曾並着翼翅膀飛舞遊行過，雖然他是時時刻刻想着這樣，連夢中也渴望這樣。

概括地說，這蜻蜓已爲着這胡蝶形態底美醉倒，爲着她性情底美

屈服，興奮得如癡欲狂，不知是可喜是可悲，是快樂還是苦痛；再概括起來說，他實在已經迷戀於她了。

這一幕劇將演成什麼結果，現在難以確切地推測，因為她還不會向他明白表示過，至少可以說是他還不會很有把握地覺得她已向他表示了。可是總得希望結果圓滿，他總得希望不久就有感到美滿的日子。

說到這幕劇底成因，這自然，第一是天生了這美妙的胡蝶；第二是這蜻蜓有着圓大的複眼，又有着銳利仔細的耳朵，能够把她底美感攝入腦筋，而且有着豐富的審美力，而且有着精密的記憶力，能够細細地玩味，緊緊地記住；第三可以說是孫家底花園，沒有這花園渠們未必會碰見，這花園實是渠們相遇的媒介。至於渠們為什麼不約而同地飛到這園裏，這其間怕有一時說不了的複雜的因果，如果將來結果

美滿，或者可以照着迷信的話，說是因爲前世的因緣罷。

至於這劇底內容，以爲如果用記者底話來形容，倒不如直捷了當地只把蜻蜓爲着他所愛慕的所唱的歌照實記下來，容易使人明白，因爲覺得這些歌裏面，固然表現了蜻蜓底個性和熱情，也已反映了胡蝶底性情了。

胡蝶姊姊呀，

我當初實在並不存心注意您，

只覺得是：

您底言行不絕地猛擊我底心靈，

您底印象不時偷偷地映入我底腦筋，

可是現在呀，

已經整個地被慈佔據了。

我曾見過認為優美無比的女郎，
現在知道那是錯認的了；
我也曾見過認為性情最溫和的女郎，
現也知道那是錯認的了；
姊姊呀，
這種錯誤全是由慈糾正的呀！

我知道：

慈底鮮明，

並非因為色彩鮮明而鮮明，

而是因爲色彩配得適度而鮮明；

慈底活潑，

並非因爲言行靈敏而活潑，

而是因爲言行得適合而活潑；

慈底勇敢，

並非因爲力猛進銳，

而是因爲瞭解事理，

隨機應變；

慈底莊嚴，

並非因爲刻板能耐，

而是因以和藹相待；

慈底可愛，

並非因爲色麗形美，
而是因爲可敬可佩；

姊姊呀，

您是偉大的呀！

我已因爲欽佩您而欽佩您底故鄉，

我已因爲迷戀您而迷戀您底故鄉；

我覺得您含着無限的神祕，

我覺得您底故鄉沒有一處不是神祕飽滿着；

我很想用我底話來讚美您，

我也很想用我底話來讚美您底故鄉；

我很想用我底文字來描摹您底美，

我也很想用我底文字來描摹您底故鄉；
但我覺得無從入手，

——恐怕只是掛一漏萬！

當您飛舞在空中的時候，
我看着您底纖薄有勁的翅子，
總就覺得世上最可安慰的，
就是做了空氣受着您底鼓動；
當您停在花朵上的時候，
我看着您底清修不弱華而不俗的腳，
總就覺得世上最甜蜜的，
就是做了花朵受着您底撫摩了！

我曾幾次惹不顧一切地向您猛撲，
我曾幾次想不顧一切地求您愛摩；
我如今只是默念着您這樣歌唱，
或者以爲這是因爲膽怯而害怕；
爲着
姊姊，
我決不願承認是膽怯的，
爲着
姊姊，
我決不會有所害怕的；
只是專爲着

姊姊着想，

以爲萬一

姊姊已經有了愛者，

不是就要使得

姊姊爲難；

但是呀：

我總希望

姊姊能够接受我底愛，

我總希望

姊姊認爲我有被愛的資格！

我本像是隻輕便的滑艇，

往東往西都可進，
只是施舵無方針，
遂致隨風飄行；
姊姊呀，
回答我罷，
可否就來爲我主方針？

花園底一角

荷花池和草地之間有着一株水楊，這樹並不很高，也不很大，可是很清秀，一條條的枝葉，有的仰向天空，隨風擺宕，笑嘻嘻的似乎很是喜歡陽光底照臨；有的俯向水面，隨風飄拂，和藹可親的似乎時刻想和池水親吻；橫在空中的也很溫柔可愛，順着風勢搖動，好像是在招呼人去鑑賞，也像是在招呼一切可愛的生物。

在同一池沿，距離這水楊兩步多遠的地方，有着一株夾竹桃；這灌木比那水楊要矮，也要小，輪生着的箭鏃形的葉子，雖然沒有像那水楊底的清秀，可是很厚實，舉動雖也沒有像那水楊底的活潑，可是壯嚴而不呆板。

比較起來，自然，可以說是水楊是富於柔美的，夾竹桃是富於壯美的。荷花池並不廣，靠池一邊的草地也不長，有了這兩株植物，看去已經佈滿了池和地底界線，這在現在，自然也可以說是水楊和夾竹桃，築成了荷花池和草地底界綫了。

在草地上，看去最醒目的，除了高高地搖擺着的一丈紅，要算緊貼在牆上的綠瑩瑩的葉叢中底紅薔薇了。如果視線移近點地面，就可以在牆腳旁看到鳳尾草，還有五爪金龍，在一丈紅底近旁又有蒲公英和鋪地金，還有木香；還有牽牛花，昂着頭，攀附着一丈紅，似乎想和這直豎着的草莖爭個高下。至於緊貼在地面的，雖然看去只是細簇簇碧油油，好像是柔軟的茵褥，可是如想仔細地弄清楚，不但普通中學校底博物教師要「噫——」「噫——」地說不出所以然，就是大學校生物系裏底教授，也難免皺一皺眉頭呢。

在池中，一眼看去，似乎水面上只有荷葉和荷花，可是仔細再看，就可以知道還有蓮房，還有開着小黃花的萍蓬草。其實，只是荷葉和荷花，也就夠多變化夠熱鬧了。荷葉有平展着圓盤般浮在水面上的，有黃傘般在空中搖擺着的，有一半已經展開一半還卷着勇氣勃勃地斜橫着的，有剛露出水面還都緊緊地卷着富於稚氣的；也有兜着水珠把陽光反映得燦爛眩目的，也有已經長得很高，却未展開葉面，勇敢無比地挺着，顯得非常有希望的。荷花，已經開大的好像盛裝着的美女正在微笑得出神。還只開得一點的彷彿處女因為怕羞只在暗中偷偷地笑的樣子。

在水面，沒有荷葉或者萍蓬草浮着的地方，時時可以看到突然露出一個青蛙底頭來，或者一條細小的蛇昂着頭彎彎曲曲緩緩地游過。水中有水蟲，又有水蚤，還有許多形態很不雅觀，却很強有力而自以

爲是的生物，如馬蟻泥鰍之類。

可是，在這池面上，最富生氣的總要算是徘徊其間的蜻蜓了，牠有着圓大的眼睛，看得很仔細，而且看得很快，只須一瞥，他就了然了。雖然他底翅子很單薄，尾巴也很瘦小，但是身子並不笨重，而且原動力還強，所以毫無駕御不住的情形，很自在的遊行飛舞其間，有時停在荷花底瓣上，使得荷花點一點頭，有時停在萍蓬草上，使得花梗彎一彎腰。不消說，因爲他，池面上增了不少生趣。他也覺得這環境委實好，池中固然豐富，池旁底草地上還有着這樣多的花木。因爲有着水楊和夾竹桃，雖在太陽照得很凶猛的時候，也有陰蔭可以避暑，却仍可以望見蔚藍的天空，因爲樹底枝葉並不遮住全池面，傍晚也可以望見晚霞，夜中還可以見到星星和月亮。但使他徘徊着的主因，却是因爲池旁草地上有着一隻華美的胡蝶。說是華美，還得解釋清楚點，

這固然不是像一般盲從時髦的小姐們底一味地花花綠綠，也並非像專尚漂亮的底只是奇形怪狀，照實具體地說，就是她底色彩形態，並沒有什麼奇特的成分，只是因為配合得適度，所以很是悅目了。就是她底舉動，也並沒有什麼是異乎尋常的，但是因為處處都很適當，就覺得是溫和大方，使得蜻蜓看了，不由地心弦剝剝地猛跳，凝思神往，如癡欲狂了。

比方地說，這胡蝶具有的美，宛如水楊所有的柔美，蜻蜓所有的恰是夾竹桃底的壯美。

幾乎忘却，還有些事物不得不在這裏補序一下了，就是在這美妙的景物間，還有着一隻懶蝦蟆常在其中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製造醜感，不知道牠是因爲妒忌，還是因爲牠本是除了飢飽的感覺就什麼也不明白了的，總之牠有時忽在草地上出現，就對着飛舞得正在出神的胡蝶

說，「喫掉你，讓我來喫掉你這胡蝶罷！」

有時牠忽在荷花池中出現了，也就對着飛舞得興致正濃的蜻蜓說，「喫掉你，讓我來喫掉你這蜻蜓罷！」

但是這並不十分使得蜻蜓爲難，因爲懶蝦蟆討厭雖然很討厭，却並沒有翼翅膀，只要不飛近牠去，牠是奈何渠們不得的。使得他爲難的，却是張在水楊和夾竹桃之間的蜘蛛網。因爲，已經說過，蜻蜓徘徊池中的主因，就是爲着草地上底胡蝶，就是，徘徊的目的是想和胡蝶去接近，有着這蜘蛛網，他不能直向草地飛去了。他一見着那可愛的胡蝶，總也就見着這可怕的網了。這網底一端附着在水楊底橫着的枝子，另一端附着在夾竹桃底葉上面，還有一端附着在生在池旁的蒲公英底花托，被風吹着的時候，只是凸一凸肚子，使得所附着的枝葉顫抖一下，很是牢不可破的樣子。因此，蜻蜓覺得胡蝶雖然萬分可

愛，她却好像是在盛大的荊棘叢中，也像是在凶猛的虎口中的了。

或者以爲荷花池和草地之間並非一張蜘蛛網所能阻住，必還有路可通行，否則懶蝦蟆怎能忽在池中出現，忽又在草地上出現了呢？可是蜻蜓和懶蝦蟆，形態固然不同，性情也很不一樣。懶蝦蟆底形體雖然比蜻蜓底大，可是牠只要有着牠底尖尖的頭過得去的縫子，就能做扁身子鑽過去了。蜻蜓不行，他飛行必得展開着四翅，而且他不願偷偷地爬什麼縫子，更其是爲着愛者，他以爲示愛的行爲必須光明正大，勇敢熱烈，決不能是鬼鬼祟祟的。

他也明白，他底翅子是受不起蜘蛛網底打擊的，但他覺得他底愛火爲着他底愛者胡蝶姑娘猛烈地燃燒，有着強大的熱力，以爲無須顧忌什麼障礙，儘可勇往直前。他又以爲如果衝不破這道蜘蛛網，也就沒有資格去愛那可愛的胡蝶姑娘的了。

這時太陽已只留下餘光，池水反映着五彩的晚霞，顯得很是沈靜，緊貼在牆上的綠瑩瑩的薔薇底枝葉，已有點暗沈沈辨不明葉子底輪廓了。胡蝶姑娘繞着攀附在一丈紅上的牽牛花緩緩地飛舞，很是安閒很從容地在那裏欣賞晚景，蜻蜓知道她不久就要歸她底窠去，天一黑就將看不見她，以爲如不趁着這時向她有所表示，難免交臂失之了。於是他就下了決心，趕緊向着草地底反對方向飛去，一直飛到邊上，他才旋轉身來，用着全力鼓動翅子，直向胡蝶姑娘底一邊飛去。可是到了水楊和夾竹桃築成的界綫上，嗤的一聲，他底頭和兩隻前翅已被蜘蛛網黏住。他並不驚慌，也毫沒有退却的心思，只是一心想用他底最後的力來衝破這網，終於達到親近胡蝶姑娘的目的；於是盡力掙扎，可是結果只是腳和兩隻後翅也被蜘蛛網緊緊地黏住了。雖然這網已有一大部分被他衝了破，但他依然不能脫身，他底身上已經纏滿

了網絲，而且已經疲倦得乏了力，而且懶蝦蟆也已一搖一擺地爬到了他底身下，掀着長舌頭高興地說，「喫掉你，讓我來喫掉這蜻蜓罷！」

他想呼救，但他覺得呼救也是無益的，只是表示了弱態罷了。他仍然鎮定着靜默。

忽然空中吹過一陣微風，所有的一丈紅和攀附着的牽牛花都跟着點了點頭；荷花，荷葉和蓮房也都搖擺了一下，水楊和夾竹桃底枝葉也都跟着飄動，只是水楊擺宕得厲害點；夾竹桃擺宕得輕微點，蒲公英等小草也都彎了彎腰，似乎都在代替蜻蜓歎惜。蜻蜓自己也因為受了蜘蛛網被風激動的影嚮，不禁打了個寒顫，也就感到一陣淒涼。然而，他並不認為這是苦痛的，他却以為這是甜蜜的，因為他覺得胡蝶姑娘就將爲他表同情，就將向他飛來，用着她底溫柔的手解除纏着他的網

絲了。他又以為就是終於擺不脫這網絲，終於只得在這纏繞的網絲中死去，臨終有着她底溫柔的手撫摩，這已够幸福，足以安慰，也是足以自傲的了。

二〇，六，一九二八。

石榴花下

一隻淺色的花胡蝶，這裏所謂花，只是並非全體只有一種顏色，是由幾種顏色湊合成功，却是大塊的，並不是細細簇簇的小彩紋；她翩翩地飛到一個花園內，繞着一株石榴樹緩緩地打了個圈子，就在陰面底一瓣嫩綠的葉面上停下，這自然是在石榴樹底東面，這時學校裏早已完了每天的功課，在運動場裏玩弄網球的青年男女也在預備回家的回家，歸還寄宿舍的歸還寄宿舍了。她選在這地方停下，第一自然因為是陰面，第二是因為幽靜，還有一個重大的原因，就是這上面有着一朵鮮明粗壯的紅石榴花，正在盛氣勃勃地開着。

停下以後她剛順着飛動底餘勢慢慢地把兩隻素美的翼翅勝合上，

忽然聽得後面起來嚙嚙的響聲。連忙旋轉頭去，她就看到她底身旁已經來了個大眼睛的蜻蜓。這不免使她喫驚，可是她只驚慌得很短的時間，還沒有把翼翅膀完全展開預備飛跑，就把那素美的翅子重行輕輕地合上，因為她本熟悉這蜻蜓，而且很不願意在他底面前現出爲着他驚慌的神情。爲着這緣故，她且現出笑容來和他招呼了：「哦，青先生！」

「唔——震小姐！」蜻蜓說着就更飛近了點胡蝶，「這裏真好呀，怎麼給您找到的？」

「您也以爲是好的麼？」胡蝶說，微笑得很自然了，「那末也就在這裏坐一下罷；——我是偶然飛到這裏的，可是您——怎樣也……：……？」

「哦哦，這還要問麼？我不是跟着您一道飛來的麼？」他說了就

在她底身旁比較深綠點的葉面上停下，因為他底身子比較重點，停下了翼翅膀底扇動，那葉子就跟着細枝抖了抖，波動影響到她停着的葉面，她也就略微顫動了一下。

依着習慣，蜻蜓仍然平展着四翅，只是不再用力鼓動；這在胡蝶底眼中，却是種雄壯的美感，所以她就微笑得起勁起來說，「怎麼我一點也不會覺得，您是什麼時候跟我來的？」

「呵呵！」蜻蜓笑了笑回答，「這真是小姐們底事呀，只知道顧自玩耍，連被我跟了這樣多的時候也『一點不會覺得』！」

「跟了多少時候了？——只是剛才在路上遇見的罷？」

「可是已經半晌了，您真是可謂專心於遊玩的了，竟會不覺到我在跟着您！」

「我不信，這是您隨便說說的話罷！」

「不信麼？我可以仔細說給您聽的，您不是和着鳥小姐，花小姐和黃小姐等一道在公園裏飛舞了好久麼？從一株盛開着小白花的樹上飛到荷花池邊，又從荷花池邊飛到盛開着小白花的樹上，來來回回地您們比賽快，又比高下，不是的麼？」

「哦哦，您們蜻蜓總是喜歡偷看我們的，您一定是躲在什麼地方偷看的罷？」

「我可是並不躲藏起來，而且有時故意在您的底面前飛來飛去，只是您們實在太專心於遊玩了，哦哦，您們還比賽飛底姿態，有時平飛，有時折飛，真有興致，真好看呀！」

「您既然看得這樣仔細，那末我問您：」胡蝶說，微笑得很是甜蜜，「哪個底翼翅顏色最鮮明？」

「這自然要算黃小姐底，」蜻蜓很快地回答，「她底杏黃的翅

面，映在日光下，真是金光閃閃的呀！」

「哪個底臉最好看？」

「這得分開來說，講到皮色，自然是花小姐底最好看，既像平果底紅潤，又像櫻桃底鮮明；可是如果說臉盤，却是雪小姐底最好了，簡直形容不像，如果說是鵝蛋形，那是還要肥胖點，如果說是瓜子形，那是下邊還要瘦小點的，可是看去，鵝蛋形和瓜子形底優點却是都有的；至於五官，鼻子總要算鳥小姐底，因為胡蝶最怕鼻子低，她却生得很高，可是眼睛，這總要算蓮小姐底了，真是既大又黑也靈活呀！」

「嘴巴呢？」胡蝶歛起了笑容問，聲音有點短促了。

「這倒要算藍小姐底，這或者是我底偏見，人家喜歡什麼櫻桃嘴，我却喜歡是闊點的，不管究竟怎樣，我總覺得藍小姐底嘴巴最好

看！」

「那末頭髮呢？」胡蝶追問，臉上仍然沒有笑容，而且現出有點不快的樣子，聲音也愈短促了，可是靖爽不曾覺得，仍然自在的說：「頭髮，這起初我覺得李小姐底最好，可是現在，不知道因為我底審美觀念改變了，還是她們底修飾手段進退了緣故，總之現在覺得梅小姐底最好了。」

他不再聽到她底問話，而且好久她毫不作聲，也沒有一點動作，他才覺得異樣，連忙注意看她，只覺得她底臉上已經滿佈了不高興。他不由地驚奇起來，可是也就悟到其故，趕緊賠了個笑臉，用勁認真地問，「霞小姐，怎麼了，惹？」

仍然不說話，她只「唔——」地勉強應了聲。

「究竟怎麼了，霞小姐？」他又用勁認真地問。

「我只覺得太奇怪了，」她接連冷笑了兩聲，才懶洋洋地這樣回答，「她們既都那樣好，怨爲什麼偏要跟我到這裏來呢？」

「啊喲喲喲，」靖蜒說着不覺跳將起來，這真是——這慈真是……」

「真是什麼呢？總之慈只覺得她們好，她們有着這樣的好，那樣的好，都有最好的地方，只有我——」

「啊喲喲喲，怎麼慈竟這樣錯想了！不要再這樣說了，也不要再這想了罷！慈原是最好沒有的，她們都只有一部分是好的，慈是整個地好的，慈底美妙是由調子代表的，她們怎可以和慈來比較呢！」

「這只是敷衍敷衍的好聽話呀，試問，最好的部分既然都在她們底身上，叫我怎麼整個地好法呢？換一句話，不就說是一看大至似乎還好，分析起來我却沒有一部分是好的麼？」

「啊，怎麼慈還要這樣誤解，不要再故意開玩笑了罷，這至多也只能說是我話說得不周到罷了，可是事實確是這樣的，許多部分的好未必能够湊成整個的好，粉紅的襖子和湖綠的鞋子只能湊成小氣的土相，杏黃華絲葛的衣上罩上黑緞子的長背心也只能湊成淺薄的漂亮。在反面，很普通很平常的部分却很可以湊成極出色極美的全體，大畫家底傑作並非因為所用的色彩奇特，只是配合得適度；大文豪底傑作並非因為所用的文字古怪，也只是排列得合法罷了。況且，就是說部分，只是慈底脚，呵呵，慈底脚，真是又清秀又柔和，却也很是壯健，可拏什麼來比呢？這不但所有小姐們底都比不上，恐怕世界上什麼也不能拏來比了罷。況且我是注重性情的，我這樣地愛慈，大半還是爲着慈底性情呀！總之我覺得慈實在是最完美沒有的了，否則我怎會一刻不停地想念慈，一天到晚地希望慈跟着慈呢？如今我連夢中

也整個地被慾佔據了，我實在爲着慾顛倒了，如果我以爲她們比慾可愛，那末不是去跟她們好了麼？可是這許多時候以來，我實在沒有一刻不在注意慾，慾自己或者不知道，讓我說給慾聽，總就可以相信了罷。慾昨天不是在湖中？前天是在……………」

聽到了這裏，胡蝶早已把臉上底不高興的神氣收斂起，而且已經補上了笑容；而且，因爲表示得意罷，她就迅速地掀了掀她底細軟的觸角。

「而且還有這樣可愛的觸角！」蜻蜓嘆着不自主地仰起身來，攀住了她那觸角就在她底頭上深深地親了個吻。

她連忙用勁掙脫，並且展開翅子飛開石榴樹了。但他知道她這舉動並非表示反抗，以爲這原是處女應有的只是憑着反射作用的不隨意舉動，而且因此愈覺得她實在是天真純潔的了。

濃厚的甜蜜原也是富於麻醉性的，蜻蜓已因為這一吻蘇蘇地醉倒在葉上，尾巴和脚仍然攔在比較深綠點的葉面，頭臉放在胡蝶停過的嫩綠的地方，嘴巴正在她放過脚的一點。

她緩緩地飛舞在他底周圍，不即不離，好像是怕得他就再向她用暴力，也像是在盡心守護他。她只覺得是非常安慰，因為她知道，他這樣地醉倒，全爲着她底美麗是可愛。

二一，六，一九二八。

希望

爲着那美妙的胡蝶，這蜻蜓覺得愛情的火在他底徧身然燒，而且一天猛烈一天，然燒得一刻不如一刻地厲害起來了。

這蜻蜓實在還很年青，而且也還強壯勇敢，只是因爲世事已經經歷得很多，有了世故，使得他好像被一張無形的膜緊緊地包着，所以他底愛情的火焰一點也不能流露，也不能化成一縷煙霧從什麼空隙衝將出來。

這委實使他覺得悲哀，因爲他曾經幾次衝過蜘蛛網，雖然被他衝斷過許多網絲，可是結果終於沒有完全達到目的，因此他一見到蜘蛛網就躊躇起來，這他並不是因爲害怕，只是要不知不覺不期然而然

地回憶起當時的情形來，當初以爲同道的怎樣有力可靠，自己怎樣地用勁猛撞，後來怎樣地悔心失望。因爲時間用在思索了，總就把機會白白地放過，而且使得人誤會，以爲他原是膽小乏力，無能爲的了。

而且，一碰到緊要的事，更其是和他底幸福相關的事，他總就憑空地聯想到蜘蛛網，一想見了那網，自然就又猶豫起來，任憑機會白白地錯過了。因此，許多時候以來，他所得到的他所應有的幸福，都是負的效果；事後悔恨和惋惜，只是增添了他底痛苦。

現在，在他所愛着的胡蝶面前尤其這樣，在別的花胡蝶前還能說得自然的話，一在他已認爲美妙無比的底面前就連聲音也發不好了。這他雖也以爲她或者能够諒解他，可是總覺得自己實在太不行了，以爲簡直是像一塊木頭，簡直像用冰做成的，簡直是個低能者。還是梨花初放的時候，這蜻蜓就想偕着他那愛着的胡蝶，同到塔

山下底園中去賞那潔白的五瓣的花朵。他曾多次決心實行，可是，第一次，因為他到她那裏去的時候，她那門前正站着一個不識者，他就莫名其妙地順着步子一直走過，好像他本另有目的，那裏只是必須經過的地方罷了；第二次，因為在門上連敲了兩次沒有人出來開門，其實是因為敲得太輕了，裏面底人聽不到，他就默默地獨自退回了；最後總算硬着頭皮終於和她見了面，可是只略略寒暄了幾句，他就着忙地向她告辭，好像他那目的要分別了她才可入手的樣子。這在當時他倒並沒有具體地想見蜘蛛網，只是莫名其妙地情緒非常緊張，似乎就要破裂了。但是他在事後仔細推想，以為要這樣慌忙，根源還是因為受了那蜘蛛網底影響的緣故，所以因此他又感到悲涼了。

後來那塔山下園中底栗花也開了，梨花也還不會謝掉，而且空中漂滿着柳絮，蜻蜓飛翔其間，覺得很是快樂，可是也覺得很虛空，以

爲要填滿這虛空，只有去邀胡蝶一道去玩的一法，於是他又決心去邀她，可是，雖然終於飛到了她底面前，却因爲同時在她那裏有着另一個生物，他只平平地空談了幾句，就又悵悵惘惘地獨自退回了。

到了湖畔底梧桐開滿了細小的黃花，冬青樹開了無數細簇簇的白花，許多生物都在那裏比能賽美，蜻蜓看得非常興奮了，遂又決意再去邀那愛着的胡蝶，他也明白自己底性情，知道照前去做是難望成功的，所以想用信件間接地表示情意，但他也就知道這是不妥當的，以爲這是容易被拒却的，因爲閱讀信件的時候總是理知很強的，即使她也熱烈地愛着他，萬一當時偶爲社會心理所左右，竟然拒却了他，不是一件美事就要枉被闖破了麼？況且文字傳情，總沒有像言語底可伸可縮，可輕可重，倘措詞一不得當，發生了誤會，不是太可惜，也是太冤枉的了麼？況且，信件怎麼傳遞呢？如果親自送去，當面用文

字來代話，那不是笑話麼？如果託人，可託哪個呢？未得她同意，就單方面叫人傳遞這樣的信，不會使得她不高興的麼？

再三地考慮以後，他覺得自己實在不行，社會心理太盛了；非常想做而不敢就做，天下竟有看着美食餓死，望着汽爐凍死的人，那是爲着法律底威力；現在他也有點這樣，却只爲着無理的暗示。他恨不得立刻鼓起風來，引用愛情的火，把這種無理的社會心理，痛痛快快地燒個乾淨。但他只能這樣想着，想着，只是誤過了時期，因爲這工作並不是他單方面底愛力所能做到的。

湖中底蓮花，紅的，白的，泛勃勃地先後開了，湖濱底草地上，牽牛花昂着頭，攀附着一丈紅，搖搖擺擺地和那石榴花爭紅比高下，花叢間充滿着蜜蜂底歌聲，波紋上滿刻着遊魚經程的痕跡。蜻蜓知道，他那愛着的胡蝶，將於這時出來遊玩，以爲這是難得的機會，或

者就此可以和她親近起來了。於是他時刻飛到湖畔去巡視：飛到東，飛到西，飛到湖中底蓮花間，飛到湖濱底草地上，也到濃密的葉叢中，也到鮮明的花瓣間，可是他所見到的，只是別的胡蝶伴着別的蜻蜓。

這時細微的湖水底波面，因為遊魚底猛浪，潑起了水花，把清秀沈靜的晚霞反映得更燦爛眩目了。各處底花上葉間，都已淺淺地染上了點暗色；蒙上了層薄薄的神祕，反都增加了種含蓄的美了。蜻蜓正在益加感到興奮，正在快飛尋找，忽然，他在一朵深紅的石榴花旁望見了清秀無比却很有勁的脚，連忙注視，果就是他那愛着的胡蝶。他狂喜了，他想高歌，可是他底喉頭阻止了他底聲浪，他底無形的膜又來主宰了他，他覺得四周站滿了他底監視者，這並不是可怕，只是討厭。

略一猶豫，他還在思索，一陣微風吹過，只見他那愛者打了個折飛，就失了所在了。他趕緊飛往尋覓，繞着石榴樹打了幾個圈子，仍然沒有她底蹤跡，却在東面遠處發見了個小小的影子，他馬上認定這就是她也就連忙向着那裏飛去，可是愈飛，愈覺得那影子遠淡起來，終於在朦朧中消失了。

如今蓮花多已變爲蓮實，石榴早已結成肥大的果，牽牛花和一丈紅也都有了種子了，只是蜻蜓依然孤獨着。這實在並非因爲他那愛者那裏有着他所越不過的高牆，也非因爲她那裏有着他所衝不破的鐵欄，只是那無形的膜依然緊緊地裹着他。但他並不絕望，他以爲始終可有無限的希望，因爲覺得愛情的火仍在他底周身徧燒，而且只是愈加猛烈起來，遲早總有一天，他那愛者會得受到他這感應，飛向他來；觸角也好，翅子也好，那清秀無比却很有勁的脚自然更好了，只

要她在他底身上輕輕地一擊，愛一流通，他這無形的膜必就突自破裂了。他底愛火將更猛烈地然燒，燒成高高的火焰；而且延燒到她，再和她底愛火合燒，燒成萬丈的五彩彩光，來點綴這地球底一角。而且將由月亮把這愛底結晶的彩光反映到地面各處，使得所有地上多情的生物，都就得着一種愉快甜蜜的感覺。

二二，六，一九二八。

烏衣者

「自然囉，其實我也早就惟一地愛您了！」

蜻蜓先生覺得向他底愛者胡蝶姑娘提出要求以後，就聽到她這樣回答，而且她那細皮滑肉的手，已被他緊緊地握在掌中了。她接着說：

「只是覺得像我的實在不配受您這樣地厚愛，我覺得自己並沒有什麼出色的地方，怎麼會來看中我，您不會弄錯的麼？」

「阿阿，」蜻蜓先生趕緊地說，「怎麼還要說出這種話來？如果還不能算是出色的，那末哪個可以算是出色的了呢？」

「可是我實在莫名其妙，究竟什麼地方可以算是出色的了？」

「您故意要我說說麼？我就說給您聽罷，蜻蜓先生指了指胡蝶姑娘底腳說，「只是這一小部分，已經够使我醉倒了呢！」

「這倒是有點奇怪的呀！」胡蝶姑娘笑了笑說，「別人講美總是論面貌的，您却首先注意在腳上了！」

「哦哦，難道您底面貌還不够出色，我覺得在您底身上的，實在沒有一處不是十分可愛的了，不過腳是格外出色的罷了。可是我所愛着的是您底心，就是沒有這樣特出的腳，就是哪一部分有着缺點，我也要認定您是最好的了。」

「那末，我底缺點在哪一部分的最大呢？」

「不，您並沒有着一些缺點，您是整個地完美的，剛才我只是比方地說，就是您有了什麼缺點，我也是要一心一意地愛您的了，因為我已愛了您底心了。總之您底美好已經不成問題，只是我自己實在有

點配慈不上，却已迷戀了慈，已經無法制止來求慈愛，這實在是自私自利的，有點慚愧呀！」

「可是我覺得您倒是十分完美的！」

「我底心委實可以說是很熱烈的了，對於慈的心思也可以說是很純潔的，因為我愛慈等於愛高尚的美，崇拜慈就是崇拜美底偉大呀！」

「您底一切都好，我都滿意！」

「可是比較起來，總覺得有點配不上慈呀！」蜻蜓先生說着注視着胡蝶姑娘微微地笑了笑。

「怕是我配不上您呀！」她說了照樣地回笑了笑。

「好罷，」蜻蜓先生高興地說，「我配不上慈也好，不是這樣也好，總之慈已允許了我，我是可以喜悅可以自傲的了，我們不妨就去一道飛飛，我們不妨到清澄的溪水上面去照照，也不妨到平靜的湖面

上去照照，看看影子，究竟相稱不相稱，我們這樣並列着！」

「我想我們也可以去問問哪一個，究竟是不是很相稱的？可是我總覺得只有我配得上您配不您上的問題了。」

「您不要再這樣想了罷，可是您這話說得很對，爲着環境的關係，我們確應該就去和哪個說說的了，我想這可去和桂姊姊說說看，想來她是很能幫助我們的。」

「好的呀！」

桂女士一向和藹可親，見了渠們，就在她底紅潤的臉上滿面堆起笑容來，不待渠們詢問，她就帶着笑聲這樣讀歎了：

「真好看呀，你們這樣一道飛着！」

「還相稱麼？」蜻蜓先生緩緩地問，因爲有點怕羞的樣子了，聲音輕微得比胡蝶姑娘底還低了。

「何止相稱，簡相是非常適合呀！」桂女士迅速地說了，臉上底笑容堆得更加濃厚了。

告別了桂女士，渠們認為應該討論的，居住是最先的問題了。

「花蜜倒我已爲愁籌儲了好些，衣食一時可不成問題，」蜻蜓先生用了安慰的口吻說，「可是住所，雖也曾經想過了幾次，如今仍然沒有定下，我想總得是靠近山水點的？」

「最好是多花木的地方！」

「是的呀，就是草地也該是有的，喫用的花蜜固然要緊，觀賞的花卉也是重要的呀！」

胡蝶姑娘笑開着嘴，正想再提意見，忽從空中擲來「咋嘻」一聲，同時一個陰影很快地在渠們底頭上閃過了，她不由地驚慌得全身顫動，抖着聲音低聲說，「不好了，穿着鳥衣的怪物襲來了！」

「不要害怕！」蜻蜓先生連忙把他底身子移在胡蝶姑娘底上面，翅子遮護着翅子，說，「這樣，那怪物就看不見了！」

「可是我並非只是怕得自己被牠含去呀，」胡蝶姑娘掙脫了蜻蜓先生底掩護，並且把牠底翅子遮住了他底頭部說，「就是專爲着我着想，保全您也比保全我要緊呀，如果您被含了去，難道我還能再活下去麼？」

「可是我並不怕牠，」蜻蜓先生重行把翅子遮護了他那愛者說，「我，牠是不想含去的；牠只兩隻翼翅膀，我們都是有着四隻的，就是抵敵牠不過，飛跑起來不是也可以比牠強點麼？」

「可是，蜻蜓先生——」

「噯，怎麼您還要這樣稱呼我，」蜻蜓先生打斷了他那愛者底話，說，「以後不是應該改口，稱呼我得親密點了麼？」

「哦哦，是的，那末，哥哥，我底丈夫，您不要這樣說罷，那天，我是親眼看見的，一個是雄壯的蜜蜂，也是有着四隻翼翅膀的，真是只有一瞬的時間，就被那個穿着烏衣的怪物活活地含去了，還在牠底嘴上吱吱地叫個不了呢，假使我有着武器，當時我必就和牠拚個命了。我真不懂，同是生在天地間的，同是有着翼翅膀的，怎麼偏要相互吞喫起來；而且生了四隻翅子的反要被只生得兩隻的含去呢！」

「哦哦，」蜻蜓先生輕輕地拍了拍他那愛者說，「妹妹，我底心肝！不要再這樣興奮了罷，您底臉色顯得很是疲倦了呢！來，倒在我底懷中靜養一息罷，無論如何，您是決不會被含去的了，無須害怕，因為有我愛着您呢！」

蜻蜓先生覺得身上突然增加了重量，正想用勁對付，忽無醒覺，知道自己依然躺在孫家花園底一角，依然孤零零，只是身上壓着了片

被風吹來的乾葉。但他仍然覺得甜蜜，因為他相信，這夢境不久就要演成實事了，那鳥衣者在他實在並不是怎樣可怕的。

六月二十二夜。本日即端午，共成兩篇，

因為感想較多，所受刺激也不少。

飛

——我想，蝶妹，只要有着鼓動翼翅膀的力，我們可以不管路途底遠近，總得大膽地飛去，您看對不對？

——您這話說得很對呀，青哥！我們有着濃厚的力，總得鼓動翼翅膀，何必計較路途底遠近呢！

——而且，蝶妹，就是不爲着遠大的目的地，我覺得這樣飛飛，也就够有意義了。

——是的呀，有您陪伴着，我是什麼也不害怕的了，而且這景致又好，您看，這樣的天空，這樣的水面！

——唔唔，天空蔚藍得委實清秀，而且水面也這樣，只是多了一

種光澤。

——水色正如天空底顏色，水面原像是一面鏡子呀！

——慙這比方真不錯；哦，蝶妹，慙看呀！魚兒好像是在羨慕我們，常在這水的鏡子面上露出頭來，使得鏡面打起縐紋來呢！

——羨慕是一定要羨慕的了，我們這樣快樂，這樣幸福，哪個還會不羨慕呢？只希望渠們不要妒忌呀！

——就是妒忌；也儘可讓渠們妒忌，我們這樣高飛着，反正奈何我們不得；況且我們實在已經值得妒忌，也是無法使得渠們不妒忌的了。

——哦哦，青哥，我希望慙不要這樣驕傲，因為驕傲了就容易給對手乘隙，難免喫虧，雖然我們實在是已經可以驕傲的了！

——慙這意見我很願意服從，而且我實在也並不想驕傲，只是表

示我底滿意罷了。可是蝶妹，慙實在是在仔細周到，我到了喜歡極了的時候，總是忘掉一切，亂說亂想的；現在慙還能顧到這種地方，難道慙還不十分快樂麼？

——我是的確十分快樂的了，只是因為貪戀這快樂，想永遠保持這快樂，所以，就又不覺地多心起來；但是，快樂的確是十分快樂的了，慙想，這樣一道飛着，而且有着風不絕地迎面吹來，何等涼爽，怎麼還會不快樂呢？

——可是，蝶妹，這並不是風呀，這只是因為我們飛行得很快，激動了空氣，所以覺得好像有風吹來的樣子了；如果有了風，那末水面總得起點波紋了，但是現在一點也不，慙看，水面不是依然好像是面鏡子麼？

「唔，不錯，那末，由此也可見我們是前進得非常快的了。」

——可不是？

——那末風究竟是什麼呢？本來，我知道微風是能够使得身子涼快的，狂風是要搖動樹幹的，現在我已被吹得很涼快了，而且頭髮也被吹得飄揚了，您底頭髮不是也被吹得飄揚了麼？這樣還不能算是風，那末，要怎麼才可算是風了呢？我想這樣不絕地迎面吹着，使得我們這樣涼快，這至少在我們總已可以算是涼風的了？

——照着主觀說，您這些話是一點也不錯的了；而且，蝶妹，現在天氣實在還不十分熱，本來無須從風求涼快，前幾天不是還覺着風是冷得可怕的麼？現在竟因有風覺得涼快了，這實在是因爲我們努力飛行，身子發熱了的緣故；如果不來這樣飛行，就是有了很大的風，反正不需要，不是也不會因此得到快感的麼？可見有些幸福確是要從努力進行而來的，所以我想，就是不再爲着遠大的目的地，這樣也够

算是我們這次旅行底代價了。

——講到這裏，青哥，我又得感激您了，這樣海闊天空的地方，如果沒有您陪伴，我哪裏敢來飛行呵？

——可是蝶妹，這我倒先要感激您呢，如果您不肯伴着我一道飛，我也是不會到這種海闊天空的地方來的，並非害怕，却是因為懶，打算這樣地遠途飛行，必須覺得生活有意義了才發興得起的呀，如果沒有您，叫我怎麼發興得起？我們這次的冒險遠行，實在是由愛情鼓動的呀！

——可是我，是由您來牽動我的，所以我總得感激您！

——可是我底牽動您是由您牽動的呀，因為您底美好打動了我底心弦，使得我不得不來牽動您，這不就是由您牽動的麼？哈哈！

——哈哈！照您這樣說來，我就沒有什麼可以說的了！

——就是到了目的地，得了美滿的結果，也得歸功於您呀！

——可是我總是感激您的，因為曾經向我表示過愛的不止您一個，但我覺得只有您才惟一可愛，如果您不來愛我，不是我得失望了麼？

——可是蝶妹，您已因為有風吹來覺得涼快，這是因為用力太久，身子發了熱；這樣長飛，您不會太受累，乏力的麼？

——不，我並不覺得吃力。

——如果喫力了，可以由我背您的，至少可以靠着我飛的。

——不，我還一點也不覺得乏，因為我今天興致特別好，如果在往常，已經飛得這樣久，或者早就喫力了也難說，可是現在實在一點也不，這也可見愛情勢力底偉大了。

——蝶妹！

—— 嚶，什麼，青哥？

—— 您知道我們已經飛得了多少路？

—— 不知道呀，我只覺得我從來不曾飛得這樣遠過，也從來不曾飛得這樣久過。

—— 就是，也還都是破天荒的呀！

—— 可是不知道達到我們底目的地還要飛行多少時候？我們底目的地究竟還在多少里路以外？

—— 這實在還沒有把握，可是前面看似乎已經有了一點影子了，您看，在那天邊，也就是水邊，不是可以望見一個黑點了麼？

—— 是的呀，可是我覺得那是一塊烏雲呢？

—— 我底眼睛有點近視，實在靠不住，幸虧您能看得仔細；如果真是塊烏雲，那倒不大妙，固然目的地更沒有把握了，而且烏雲張大

起來，還得防狂風和大雨呢！

——可是望去，確有點像烏雲。

——那末只好更努力點飛了，或者可以避免，等到烏雲張大起來，我們已經到了目的地；否則也可以早點弄個清楚，究竟是烏雲還是確已是我們底目的地了。

——那末，飛呀，我們就更努力飛呀！

——可是慫不覺得喫力了麼？

——還好，喫力也只好勉強點了，好在並不覺得乏。

——就由我背慫吧？就來停在我底背上罷！

——不，獨自飛行還要覺得喫力，怎麼可以要慫另背一個呢？

——不，我比慫自然力氣大點呀！

——那也可到了實在已經乏了力再說，現在我還很能獨自飛行

呢。

——可是您怎麼翅膀鼓得不大有勁了，而且老是向着水面降下去？

——哦，這我就不瞞您說了罷，這是因為我有點害怕了。

——害怕什麼？

——前面底黑塊不是已經現得很清楚，確是一大塊烏雲，而且不是正在不絕地張大起來得很快麼？

——哦哦，這倒確是很有點討厭的，其餘的影子可以望見了點麼？

——沒有呢，一點也沒有呢！

——哦哦，可是蝶妹，您不要害怕，有着我呢，我總得絕力保護您的。

——但是我所害怕的就是怕得要累慫呀！

——這有什麼要緊？爲着愛人出方，這不是天經地義的，不也就
是很甜蜜的麼？

——但是，我是怕得慫也受不起這種風波呀！

——這倒是可以請慫放心的，我仍然很有着力，如果不相信，我
可以打幾個筋斗給慫看的？

——啊，不要空費氣力了，情形是愈加不好了，水面上已經打起
縐紋來，吹來的風也已覺得太涼，不是陣頭已經到了麼？

——唔唔，天空也已灰暗起來，看來風波已經難免，只好希望來
得小點，快快地一下子就過去罷了！

——飛呀，飛呀！我們只好仍然努力前進呀！

——自然囉，要是慫已飛不動，就可由我背慫了？

——不，我還可以自己飛行；您要小心點呀，風是愈吹愈大了，您看，水波不是起伏得更厲害了麼？

——唔唔，而且烏雲也蓋得更濃厚了！

——阿阿，而且雨點也已來到了！

——唔唔，而且點子很大，打得很密呢！

——阿阿，來勢凶猛，這怕是個大風波呀！

——唔唔，但是，蝶妹，您不要怕，我們總得抵禦過的。

——阿阿，可是雨點打來實在難受，而且風勢實也太凶猛了！

——唔唔，蝶妹，您就靠着我能，或者就由我來背着您罷？

——不要背，我只要靠着您就好了；——這樣靠着您，不會使您

難受的麼？

——不要緊，您儘管靠着罷，我反覺得安慰了呢！

——哦哦，青哥，我們幸虧在一氣，否則遭着這種災難，不知道將要怎樣難受了呢！

——可不是麼？可是風勢是更大了，雨也打得更重了，您用全力緊靠着我罷！

——阿阿，我們好像已經全在黑暗中了？

——可不是，您要當心，用全力緊緊地靠着呀！

——可是不會太累您的麼？

——不，我總還能支持。

——但是，青哥，怎麼您老是往下降去了呢？

——阿阿，哦，蝶妹，我望見前面有了一點燈光了呢！

——在哪裏呀？怎麼我一點也望不見呀？

——在這前面的難道不是的麼，一閃一閃的好像是盡海口上底燈

塔！

——阿阿，這恐怕因為您已疲乏，只是一種幻覺罷了，我是什麼也望不到呀！

——可是我們總得努力前進，且不說遠大的目的地，總得飛過了這風波才好！

——可是我，這樣實在是太累您了，我想還是就把我撤了罷，否則恐怕連您也要難保了！

——這不是呆話麼？如果只爲着我自己，我何必老遠地趕到這裏來呢！

——或者還是把我吞喫了罷，讓我躲在您底肚子裏，那末我固然可以安了心，您也可以安心了？

——這不也是呆話麼？試問我哪有這樣大的嘴巴，這樣太的肚子

呢？

——自然只要吞下我底心就够了呀，我底心是可以代表我底一切的；您不是也曾說過，您愛我原是爲着我底心麼？

——但是，試問您能够這樣忍心地喫我底心麼？

——那末，我看還是我們趕緊合抱起來，索性收攏翅子，任憑掉到水中去，自然要抱得緊緊的，讓魚兒把我們一口吞到肚裏去，藉着魚肚底力，把我門底肉體也鎔成一起，再把我們這滋液分散到無數的小魚底身上，從此水中有着無數的我們底化身在那裏游來游去，遊來遊去了；如果能像莊子逍遙篇中所說魚會化鳥的話，還可有着無數的我們底化身在空中飛來飛去，飛來飛去了呀！

——這是真有點像呆婆娘所說的話了呀，哦，蝶妹，不要再這樣異想天開了呀，雖然無須十分害怕，但是現在確應該當心點了呀，您

看，風勢不是愈來愈猛，雨點不是也愈打愈大了麼？總之現在我們只好盡力奮鬥，有着一分力就鬥一分時間，哪裏還可再七想八想地異想天開呢？

——阿阿，青哥，您確也有點疲乏了，我底力雖然不大，但用勁點，總還不致就讓降下去，您就稍稍息一息罷！

——哦哦，幸虧您接了力，否則恐怕就要降到水面了呢。

——以後我們就這樣輪流休息罷，您休息的時候我只使得不讓降到水面去，等到您來用力，再向前進行；我底力雖然不大，但總也能夠使您得到個休息的機會。

——這在緊要關頭的時候，不能只說是「不無小補」的了，實在是比什麼還重要的了呀！

——可見，爲着奮鬥，伴侶是決不能沒有一個的了，雖然您這話

不免故意說得好聽一點，但確有一部分是真情呀！

——哦哦，蝶妹！

——什麼，青哥？

——我又在前面望見似乎有着燈光的样子了！

——哦，是的，這我也望得見了，一閃一閃的，正如海口上底燈

塔。

——但怕又是因爲疲乏了而生的幻覺罷。

——可是這我也看得見了。

——但總不也是很疲乏的了麼？

——可是，青哥，無論如何，我們總已有了一種希望了。

——這話很對，而且，蝶妹，我們實在是無須絕望的；風波總有

過去的時候，只要有着鼓動翼翅膀的力，我們總得堅持到底。而且，

我相信，我們底力是不會中斷的，因為愛情能夠繼續不斷地產生力，我們不是確有着愛情麼？

——是的呀，而且我們底愛情是非常濃厚，非常濃厚的呀！

——所以，我們只要略微忍耐一下，無論前面底光是真的還是幻的，總是有希望的呀！

——我也相信我們一定能夠達到我們底目的地！

——是的呀，我們只要是飛呀，飛呀！

——飛呀，飛呀！

渴 求

「美的姊姊，我所心醉的姊姊！怎麼您老是這樣不即不離，難道有着懷疑我的地方麼？我爲着慈然燒着的愛熱，不是已經盡情地說給慈聽，表現給慈看了麼？雖然慈不曾摸過我底心，我還沒有把心剖開來給慈看，但從我底呼聲，我底表現，總也可以想見我這爲着慈然燒着的愛熱底猛烈了。如果慈有要求，我一概承認；我相信，慈所需要的我總得馬上辦到，而且實也已經有了相當的準備了，就是因爲適應環境的緣故，要我抑壓我所一向堅守的傲慢，爲着慈，我也是可以的。這並非隨便說說的，我要傲慢，無非因爲得不到安慰，有了慈就有了安慰，姊姊呀，只要慈就明白地允許接受了我底愛呀！」

蜻蜓先生竭誠地這樣說了，睜大着他底兩隻大圓眼睛注視胡蝶姑娘，靜待她底回答，以爲就可滿足他底希望，或者就要大大地失望了。但是胡蝶姑娘仍然照常地顧自飛舞；雖然聽了他這些話，她就向他笑了笑，可是只是一個平常的笑，他看了仍然覺得沒有把握，究竟她已允許了他沒有。這在她或者已經有了暗示，他却委實感不到。平心地說，實在是誰也不能怪誰的。胡蝶姑娘終究是個處女，要一個處女決定她自己底終身的婚事，叫她怎能毫不怕羞地明說呀？蜻蜓先生呢，因爲希望得太迫切，已經興奮得有點神經過敏；有了這種經驗的大概都知道，神經既有一部分過了敏，必另有一部分是遲鈍的了。所以，如果所暗示的和他所過敏了的並不適合，他是感不到什麼的了。

「姊姊呀，我底愛戀，並非只爲着慈底形態，實在也爲着慈底性情。我固然愛慕慈底形態美得大方，更愛慕慈底性情溫柔而強；我實

在是迷戀着您底整個的人格呀！而且，我愛您底開始，實在由於自然，不知不覺；已經不期然而然地愛了您才注意您，並不是預先有着成見注意您的。而且，曾經加以仔細的考慮，已經經過長時期的試驗了。而且，窺測您底情意，似乎也覺得相投，似乎也認為相當。可以認為已無危險，可以算是真正的戀愛的了，明白勇敢的姊姊，不要再猶豫了罷！」

蜻蜓先生照前地說了，照前地靜待回答，以為就是萬一不能滿足希望，總也就得感到失望了。可是胡蝶姑娘依然照常地顧自飛舞，卻又向他笑了笑，也依然是個平常的笑。

「難道您真地有所懷疑我麼？」蜻蜓先生懇切地說，「我是無話不向您說，無事不可向您明言的了，如果還有着誤會，真有所懷疑，務請您趕緊說，我必得馬上給您解釋清楚，馬上給您確切地證明，姊

姊呀，快快明白表示呀！」

胡蝶姑娘聽了這些，却仍只回答了個平常的笑。

靖蜓先生心裏一急，不由地更興奮起來，却仍用着婉轉的口氣誠肯地說，「姊姊，我是誠心誠意地向慈請求的；我在尊崇慈，尊重慈，崇拜慈，尊重慈底可親可愛，可敬可佩，崇拜慈底偉大的美，美底偉大，無論如何，總該給我個明白的回答的呀！」

雖也照例地回答了個笑，胡蝶姑娘一聽了這些，就背着靖蜓先生飛遠了些了，這不免使得他喫驚得失望，却因為她開始飛開去的時候，用勁掀了掀腳，波動由空氣傳到了他底身上，也使他在失望中得到了個愉悅的安慰。

「我這樣地愛戀慈，懇求慈，」靖蜓先生又誠肯地說，因為胡蝶姑娘飛遠了點，恐怕她聽不見，聲音說得較響了，「優美的姑娘，高

尙的姑娘，健全的姑娘！這總是慈底光榮呀，我爲着尊重可敬可佩的而尊重慈，我爲着崇拜偉大的美而崇拜慈，這不也是可以使慈自傲，足以使慈自慰的麼？——

聽到了這裏，胡蝶姑娘突自打了個折飛，距離蜻蜓先生更遠了：這不免使得他覺得絕望，却又因爲飛遠以後她就旋轉頭來向他回顧了一下，使得他於絕望的感覺中重行發生了希望。

「阿阿！」蜻蜓先生聲音更響很迫切地說，「不要就這樣顧自飛走呀，就是認爲我還有不配慈的地方，不願意允許我這要求，可是我底愛慈，已經弄得這樣興奮，這並非只是我自己個人的緣故，實在是因爲慈底誘惑，無論慈是故意的或是無意的，總是爲着慈呀，無論如何，慈總得負點責任，無論允許與否，慈總得給我個確切的回答的呀！

「就是您認爲已就這樣默許了我，可是我，覺得還是沒有把握，總要請您再給我些明白的表示，千萬不要就願自飛走呀！」

說到了這裏，蜻蜓先生就把剛才用作說話的勁移作睜起眼來注視胡蝶姑娘，可是，不知是在什麼時候，她已飛出了他底視線了。

「阿阿！」蜻蜓先生不由地悲切地長歎了聲說，「怎麼竟就這樣願自飛走了，您真忍心讓我悶死麼？」

但是，他哪裏能够聽到回音呢？胡蝶姑娘飛舞在他眼前的時候還聽不到什麼，何況已連影蹟也看不見她底了。

「阿阿！」他又不由地歎了聲說，「優美，健全而且高尚的姑娘呀！」

他也想趕緊向她追去，但是方向無從辨起，她底飛行老是彎彎曲曲，隨東隨西的。他自己很明白，靜在一處是無論如何不行了，就

是不即悶死，也是要血管脹破的了。於是他推測地想，「這樣興奮下去，不是神經過敏得瘋狂掉，就得墮落了！」

「爲着救濟瘋狂，還是故意墮落了罷？」

「可是墮落終究不甘心！」

「但是，不墮落，還有什麼可以救濟瘋狂呢？」

定了定神，他覺得並不十分絕望，可是目前的難堪實在無法制止，再三忍耐着苦思，仍然想不出方法，於是他就決定地想，「聽其自然罷，反正無法！」

順着風勢飛去，不久碰着了株石榴樹，那朱紅的花朵引起了他的回憶，使他不勝感慨，也就在那碧綠的葉子上停下了。緊抓着葉面，他咬着牙齒不絕地用勁猛力鼓動翅子，直使得葉柄跟着枝子顫抖，而且擦動了隣枝底葉子，沙沙地響。同時，他覺得有着一陣陣的風從翅子發

生，經過他底面旁。他想，這些風底波動是在不絕地向各方傳播開去，就將傳到胡蝶姑娘底觸角上，使得她受到一種感應了。這樣想着，他不由地感到一種微微的得意。但是這得意只是增加了他底難堪，因為他不能就此滿足，却使得他益加興奮了。

他只得就此離開石榴樹，信着翅子高飛。非常用勁，他底翼翅膀鼓動得很是猛烈。飛過一座小山，他在那山脚下底樹林旁見到一羣紅蜻蜓，三五成羣地很是自由自在，他想就去加入隊伍，以爲跟着一道糊裏糊塗地飛過一生，或者也是個辦法。可是他又這樣想着了，知道如果實行，在他是只會增加膈膜的苦悶罷了。

飛遠了小山，他在清秀的田野中見到一方亮晶晶的湖面，他想，投入這種清澄的湖水中溺死，或者倒是痛快的，或者給那湖中底魚吞下肚去，當是別有滋味的罷。可是他又認爲這是不行的了，以爲如果

求死不得，翼翅膀却被水面黏住，再也不能飛行，不是將更苦痛了麼？

他又見了許多認不清的東西，又發生許多形容不像的感想，終於只是盡情用勁高飛，只向着上高飛，用勁，用勁，高飛，高飛，高飛，只覺得自己底力愈用愈大，空氣底阻力却愈飛愈小了。

他覺得地面上底東西已縮小得什麼也辨不清了，却是什麼也得隱隱約約地望見了，他想，如果就此下墜，將要掉到什麼地方是無從推測的了，以爲這樣已經够好了，他就用勁驟然收攏翅子，閉攏了眼睛，他底身子開始在空中飄宕了。他覺得他底身子已很輕，微微的風不絕地激動他，很是涼快。飄着，飄着，他只覺得自己正在空中很快地經過，不知道是在被地球底吸引力拉向地面，還是正在被月球底吸引力拉向月宮。他又以爲正在被什麼別的星球牽引也未可知。他想，

周圍底景物一定是很可觀的了，很想就睜大眼來看個明白。但他終於忍耐着不敢實行，因為怕得失望；經驗告訴他，認為美妙的最好不去看清楚，否則總是難免感到失望的。

他覺得突被什麼猛力一擊，已經落在堅硬無比的石面上，而且自己底軀殼也已化成堅硬無比的了，却並不覺得疼痛，只見自己已經碎成無數的小片，鮮紅的血襯着雪白的腦漿，映得很是醒目。

正在莫名其妙地感到莫名其妙的愉悅，忽然，他看見胡蝶姑娘打着折飛突自來到了。她笑着臉龐，在那散着他底軀殼的碎片，血和腦漿交流的地方，輕輕地緩緩地飛舞了個圈子，就見碎片突自合起，恢復了他底原態了，而且就被她用着溫軟有勁的手慢慢地扶起，而且由她伴着一道飛舞起來了。

狂喜

這樣，已經許久許久了，蜻蜓先生一閉攏眼睛，總就看見胡蝶姑娘已在他底面前；並非只是一個臉相，淡裝素美的翼翅勝，又秀又健的腳，也都很明顯地現着，連靈敏大方的舉動和外和內強的心情也很了然了。

不消說，這是因爲他已戀愛了那胡蝶姑娘了。見了美好的異性要動情，這原是生物底通性。轟轟烈烈地鬧一場戀愛劇，這也是每個生物都得有一次的權利。所以，這裏所記的只是生物間常有而應有的事，蜻蜓先生本沒有什麼特異，和一般生物一樣罷了，只是按照年齡，他這戀愛劇比較起來可以說是鬧得晚點的了；正因爲這緣故，他

底愛力已經潛伏得很久，也已鍛鍊得很精，所以一發不可收拾，燒得非常猛烈，好像有點奇異了。

這也是一定的罷，既已走上了戀愛的路，就以看見戀人爲無上的快樂，就是終於不曾見到，只要是在進行，甚致只要是在找尋可以進行的機會，也是快樂的了。這至少總得說是蜻蜓先生確已這樣了。

爲着見一見胡蝶姑娘，這時蜻蜓先生停在一株亞喬木的海棠樹上，因爲那裏很陰涼，四月底景物也美，又是胡蝶姑娘常到的地方。

這海棠樹底面前是個半是天然半由人工造成的池塘，其中也有着些荷葉，也有着些菱蓬，而且也都開着美麗的花朵，只是大小不同囉。池塘底那邊排列着許多盆雛菊，所謂盆，只是三片瓦片豎成的東西。再過去，就有着許多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植物，開着紅紅綠綠的花朵，自然也有已經結了果實的。有開着白花的金橘，有開着紅花的

玫瑰，也有開着黃花的金絲海棠和月季——大金黃——，還有已經結了肥大的果實的石榴和許多未知其名的花草。

這海棠雖已結了許多青光光的果子，却還有着第二次開的殘餘的花朵，那五瓣的花身雖然不見得粗壯，却也紛紅得很富生色。蜻蜓先生就停在其中一朵下旁底刻着鋸齒，尖頭，長卵形的葉面上，從這裏望去，固然可以見到池塘邊底全景，也可以望見空中底一大部分。

在池塘裏，他望見忽然飛來了個穿着紫紅旗袍的女蚱蜢，撲通一聲，在一張荷葉上面停下以後，不久就又來了個男蚱蜢。她不等到他在一起停下，就鼓起翅子飛上空中，於是一道飛向金絲海棠一邊的草叢中去了。在她見了他，鼓起翅子來的時候，她那又驚又喜的神情和彈動秀麗多勁的腳的姿態，使得蜻蜓先生聯想起愛戀胡蝶姑娘的經過來，也就悟到了許多其間底因果關係了。爲着工作底忙碌，他本是不

大留意女性的，自從於無意中被胡蝶姑娘底美克服以後，他才注意觀察所見的女性，發見了許多女性特有的美的條件，他每次發見一種以後，總就到胡蝶姑娘身上去找尋，她却是無不具備的。因此，他就更加愛戀她了，也就更加注意觀察女性了，也就更多發見了胡蝶姑娘底美了，也就更加在她底美下屈服了。

蜻蜓先生輪着眼球不絕地探視池塘及其四周，希望就在那裏見到胡蝶姑娘。可是除了固定的景物，只有在富於臘質的葉面上閃躍着的陽光，和映在池塘中因為被魚激動了水面，流動得像是隻動物了的海棠樹底倒影了。

蜻蜓先生並不感到失望，只是已有點心急了，於是用勁伸長了項頸，睜大了兩眼，正如戒嚴時期兵艦上底探海燈，有時也向空中很快地掃射一下。

可是事情往往出於意料，正在出神地用勁探視，突然他覺得頭後面被什麼輕輕地碰了一下。連忙旋轉臉去，却見不到什麼，只是好像有個影子忽然閃去了。

旋回了臉，他就更用勁地探視，頭後面却又被什麼碰了一下。這次他不先旋轉臉去，却就飛快地伸過一隻手去，他就握着了段又溫又軟的臂膊。

「哦哦，原來是慈！」靖艇先生見了那手臂底所有者不由地狂跳高呼起來，「我底親愛的姊姊，美妙無比的女郎！」

「您在這裏做什麼呀？」胡蝶姑娘湊近了他說，「用得這樣出神！」

「慈早就看見我了麼？」

「不看見怎會知道呢？」

「哦，這不是爲着您底美麼？」

「美就怎樣呢？」

「渴望您接受我底愛呀！」

「接受了便怎樣呢？」

蜻蜓先生底鼻子剛移開了胡蝶姑娘底左顙，她就很自然地把頭向左轉了個九十度的方向，自然囉，他就重行俯下頭去，在那紅嫩的右顙上又深深地親吻了。

「好了，」她掙脫了他底擁抱說，「反正我已決意歸您，遲早總得同居了；可是現在，我還不會和樟螂哥哥商討過，也還不會徵得蜜蜂叔叔底同意，連蛾姊姊也還不會告訴過她呢，如果不小心，不是要被烏衣燕子乘隙來作祟的麼？」

「可是我已捨不得您了，姊姊！」

「捨不得也得暫且捨一捨的了，我還要您不要跟着送我呢，免得那些烏衣者流來多嘴！」

他不由自主地服從她這一切，仍然停在海棠樹上，只是換了個方位，看着她漸飛漸遠，漸遠漸小，終於縮小得連一點影子也看不見了。

當她那影子剛在白茫茫的空中完全隱沒以後，他不覺懊悔起來，以爲雖然不便跟着她一道飛，總得遠遠地尾隨的。他又以爲急起直追或者還來得及，也就不再多想，決計實行了。

可是飛上了空中，他連方向也定不下來，因爲胡蝶姑娘已經一點影跡也沒有，她底飛行一向不是直綫進行，沒有一定的方向的。但是失望只在他底腦中佔得很小的地位，也只很短的時間，不久就和懊悔同被愉快的殘感打退了。

「她總是我底了，」他甜蜜地想，「哦哦，『反正我已決意歸您，

遲早總得同居了；『這不是她親口和我說的麼？』

他一同想到和她底肌肉接觸時的情形，好像突然通了一下稀薄的電流，而且覺得身子就在不絕地輕鬆起來，而且也在飄宕起來了。他就順着風勢任憑漂去，飄飄宕宕，好像是張浮在水面上被風吹着的乾箬殼。他覺得非常愉快，也就非常得意了。

但是，突然，他覺得全身一涼，不覺大大地驚慌起來，因為他感到了剛才所經過的好像無非是一個夢。

於是，惟一的難題就在解決這究竟是夢景不是的了。在回憶中，夢中底幻象和真實的現象有什麼大分別呢？況且他已興奮得有點着忙，所以苦思了好久他還是解決不下來。而且，他又覺得這時或也正在夢中了。他想，在夢中解決的事未必會對，解決這難題須得先解決這時究竟是否正也在夢中的前提了。爲想先來解決這前提，他又苦思

起來，後來他記起了夢中是不會有影子的話來，趕緊飛近地面，看看地面上確有着個小飛艇般的陰影跟着移動，——這自然只是憑着主觀說的話，否則或該說是有着小飛艇般的陰影一個一個地產生，一個一個地消滅，記者並非連惠施所說「飛鳥之景不移」的話也不懂呀！——他又飛到池塘上去，看見水面確也映着個影子，這才使他高興了，以爲先決問題已經解決了。可是一會兒他又懷疑起來，以爲如果真地在夢中，那末剛才所見的都難免是幻象了，也許竟是夢中底夢景，夢中的事是不能作證的呀。

於是他認爲無法可想了，因爲無法證明這時究竟是在夢中不是。但他十分迫切地十分希望胡蝶姑娘所允許他的確是真情，可是不管他怎樣希望，總之無法證明，因此，他苦悶得發起狂來了。一個生物，有點狂了以後，不是力氣也就大起來，武斷力也就會強起來的麼？靖

疑先生當然不在例外，武斷力也就很強了，却也因爲有了這很強的武斷力，使得他重行感到了愉快了。

「不管這究竟是夢中底幻象還是真實的現象，」他抱着頗能活用以不了了之的手段的氣概想，「總之既已成爲過去，反正一樣了，都得算是真實的事，否則也就都是夢中底幻覺了。」

他既就此轉悲爲樂，也就重行回想到了和她底肌肉接觸時的情形，又像突然通了一下稀薄的電流，身子也又不絕地輕鬆起來，飄宕起來了；他又順着風勢漂去，飄飄宕宕，飄飄宕宕。

「她總是我底了，」他又甜蜜地想，「哦哦，『反正我已決意歸您，遲早總得同居了；』這不是她親口和我說的麼？」

飛飛，漂漂，他已到了一處未知其名的地方，只覺得空氣很清，下面有着一大塊碧油油的草地，還有一個很大的花園，園中雜着許多

東西。他連翻了兩個筋斗，又學着胡蝶姑娘打了幾個折飛。後來覺得老在空中實在不能使他暢表情意，就收攏翅子故意使得身子掉到了那草地上面。到着的時候那些乘坐他的青草都彎了彎腰，他覺得好像躺倒在「沙發」上了。他又覺得躺在細軟的草尖織成的茵褥，實在比在俄國毯子上躺着還舒適，因為又可以時時聞到一陣微微的清香。

在那碧油油的草褥上，他又連打了兩個筋斗，並且胸腹向着天空地仰臥了好久。可是獨角戲是沒有做不厭的，不久他又覺得不耐煩，只得重行飛上空中了。

到了空中，自然仍然只能演獨角戲，自然就又厭煩起來了。

這次他想大大地表現了，先閉着眼不認東西地亂飛了陣，仍然緊閉着眼，忽把翼翅勝如數收斂起，隨着勢任憑下墮。空氣並非不想阻住他，但是阻力不大，終於被他底重量克服了。他底身子繼續不斷地

下墮下墮，不久他就覺得已經到了一處比那細草尖織成的茵褥更柔軟更富彈性的地方。——這原是一張張在花園中的蜘蛛網。蜻蜓先生却不知道，因為他不曾睜開眼來一看，這是因為他已舒適得懶得用力睜眼，以為既已舒適無比，何必再多用心思呢？可是這網底主人，一個雄糾糾的大蜘蛛，見了這獲得物，趕緊用脚在那網的粗絲上撒了撒，又很用力地撒了撒，使得那網絲把蜻蜓先生底翼翅膀黏得更緊些。隨即一直向他爬去，到了已經撈得着了的地方，就用勁一把抓去了。在那頭後面被蜘蛛底脚觸着了的時候，蜻蜓先生就覺得胡蝶姑娘又從後面偷偷地趕來和他親近；也就又像彼電流通了一下地全身蘇麻起來了。

蜘蛛又趕緊不絕地從屁股部抽出成束的絲，把蜻蜓先生底身子緊緊地包紮起來，他却只覺得胡蝶姑娘正在熱烈地擁抱，不由地鼓動翼翅

膀唱起勝利的戀愛的歌來，雖然因為翼翅膀已有一大部分被裹了，只微地吱吱地響了幾聲，他却覺得已經高揚了快樂的情調了。

蜘蛛用着銳利的嘴從頭頂咬入，不絕地吮吸他底腦漿，他覺得胡蝶姑娘正在接連地在他底頭上用勁狂吻，實在是甜蜜，可以安慰。

到了蜘蛛把他底骨髓也從脊骨頂端抽出喫了，他就覺得已經全身醉倒了，爲着那美妙無比的胡蝶姑娘。

二九，六，一九二八。

一隻胡蝶化得許許多多

真正地嘗過真正的相思底滋味的都知道，這實在是甜蜜無比的。這是當然的呀，相思並非由法律來強迫，也非由道德來規勸，完全由於自然的自動？如果不甜蜜，誰還願意呢？

不過這甜蜜底濃厚不濃厚，要看兩個重要的條件，就是相思的底情感熱烈不熱烈，和對象底迷力偉大不偉大。

現在我把蜻蜒先生和胡蝶姑娘底故事約略序述出來，等我寫了，總就可以表明相思這甜蜜滋味底一斑了罷。

蜻蜒先生自從迷戀了胡蝶姑娘，就日日夜夜地相思。自然，夜間是在夢中的。而且什麼事都隨隨便便了，飛也飛不快，有時因為翼翅

勝停止了鼓動，就很不自然地翻一個筋斗。——或者以爲他已乏了力，其實他一點也不會乏力，只是把力如數聚集在腦中，專用在相思這工作上，爲着痛快地甜蜜一下。

這時他本是飛在空中的，因爲要整個地痛快個甜蜜，連略微順勢鼓動翼翅膀的力也不願再分用；這自然，他底力完全集中在腦中專一用作相思以後，他就不自然地接連翻起筋斗來了。可是翻筋斗儘管翻筋斗，他還是集中着力願自專心於相思，他底身子自然就掉到地面上了，掉到地面上也儘管掉到地面上，他却依然專一於相思。

他底身子正落在一處土牆脚下的路旁，那裏有着癩稀稀的青草和幾粒小石子，他不曾和石子接觸，所以身體並不受傷。

他在那裏躺得不久，就被一個偵探蟻見到，那巧小多勁的生物，以爲這是塊極大的肥肉，趕緊飛奔回窠，報告了蟻王。蟻王喜得發

狂，連忙派兵調將，馬上出發，大隊的工蟻底前面，幾排有了戰爭經歷的兵蟻做先鋒，爲着怕有別窠底蟻去爭取。

蟻羣一到了那土牆脚下的路旁，螞蟥先生就被緊緊地圍住；他底身上凡是可以着附的地方就都有工蟻附着。他就不自主地蠕蠕地移動起來了。

他想，只要能够甜蜜地相思，在東也好，在西也好，不移動也好，移動了也好，反正一樣；況且如要制止蟻羣底搬運，總得用力，總就不能再專一於相思，總非減少甜蜜不可了。因爲實在不願意減少這樣甜蜜的甜蜜，所以任憑蟻羣搬運，他毫不介意。

搬運到了土牆縫中的蟻窠裏，蟻王一見到就知道他還是活着的，趕緊叫了一班忠臣大將來鉗破他底腦袋，可是他們底嘴巴一觸着了他底腦髓，就都蘇蘇地餓倒了。因爲一觸着了 he 底腦髓，就都看見了個

胡蝶姑娘，靈活地扇動着素裝的翅子，翩翩地飛舞在空中了；也就感到了相思底甜蜜，也都不願再分一點力去做相思以外的事了。

蟻王看得莫名其妙，因為是王，不免激動了王性，就奮勇自去幹那工作，可是，雖然是王，原也是有情的生物，怎能例外，舌頭一觸着了那腦髓，自然囉，也就看見了那翩翩地飛舞在空中，靈活地扇動着素裝的翅子的胡蝶姑娘了。自然也就感着相思底甜蜜，自然也就蘇地躺倒，再也不想什麼王不王了。

蟻王一蘇倒，窠內失了統率者，自然就都爭先去嘗那平時不易近口的腦髓了，可是無論是兵蟻還是工蟻，原也都是有情的生物，自然也就一個個地看見胡蝶姑娘，也就先先後後地蘇倒了。

後來，搬運得獲得物回窠來的工蟻和兵蟻，以及得了結果回來報告的偵探蟻，也都蘇倒了，爲着甜蜜的相思，爲着胡蝶姑娘。又後

來，連站在窠門口守衛的兵蟻，因為老是只見有進窠的，不見有出窠的，覺得異樣，趕到窠內去看，一觸着了那腦髓，也就同樣地蘇倒了。

蜻蜓先生以為只要能够甜蜜地相思，腦髓整個地保全着也好，被蟻類蘇點去也好，反正不妨；況且腦髓被蘇以後，在本身雖然少了一些，質地並不消失，只是轉移了附着物，作用依然，效果反而大了；又況如果制止蟻類去蘇，總得用力，總得分散些相思底甜蜜，這時他是更不願意的了。

過了些時候，這窠內底蟻類早已如數蘇倒，個個有着一個胡蝶姑娘做對象，甜蜜地相思着。蜻蜓先生也仍守着故態，雖然腦髓因被蘇而減去了許多；但仍留着一部分；且正因為容積已小，力却並不減少，所以愈得專一相思，他就愈覺得甜蜜了。別窠底蟻探知了這蟻窠

已經失掉守衛力，就從四方趕來，照例先把平時認作敵手的兵蟻和工蟻底腦子喫去，可是也因為原都是有情的生物，雖然已經間接，却也一舔着就都蘇倒了，因為看見了胡蝶姑娘就感到相思底甜蜜了。

躺着的蜻蜓先生和蟻類，個個有着個胡蝶姑娘做對象，專心甜蜜地相思。胡蝶姑娘底數目實在已難計算，因為躺着的委實太多了，何況蟻類不絕地從各方趕來，躺着相思的正在絡繹增加，所以無法表明其數，只得說是許許多多了。

三〇，六，一九二八。

勝利了

——一班蟲豸雖然討厭，可是自然的景物實在不錯呀！

——植物是沒有一種不可愛的，一開花就有甜的蜜，而且香的氣味。

——還有美麗的彩色可愛的形態。

——可是動物，委實太多討厭的了，蜘蛛懶蝦蟆固然，豈特蟲豸，烏衣燕子也是非常討厭的囉，青哥，我總覺得最討厭的就是烏衣燕子了，蜘蛛和懶蝦蟆只要不去接近總還不妨，烏衣燕子這怪物，會突自襲來的。

——烏衣燕子原也是蟲豸，我所罵的凡是討厭的就都在內。烏衣

燕子固然討厭，我却以爲倒還是有聲有色的，蜘蛛和懶蝦蟆底陰險鬼祟祟，實在是更討厭的了呀！可是蝶妹，我們旣已決定了我們底辦法，這些都已毫不成問題了。我們可以不再管牠，我們儘可任意暢遊一下子，然後快快樂樂地走上我們底路，您看，山多秀呀，水多清呀，天空蔚藍得多可愛呀！

——是呀，還有這許多開着花的植物！

——是呀，您看那邊底荷花開得多熱鬧呀！

——是呀，我們就一道飛過去鑑賞一下子罷！

——是呀，緩緩地飛罷，反正什麼也不忙了呀！

——呀，哦，這裏底冬青花實也香得可愛！

——而且細簇簇的也好看，就先在這裏玩賞一下子罷？

——好的呀！青哥，這樣好的景致，您不想貪戀麼？

——這有什麼值得貪戀呢？我們所追求的要比這更值得貪圖呀，這裏雖也好，但同時也有着蜘蛛，懶蝦蟆和烏衣燕子等討厭的蟲豸，那是固然更加好，討厭的是什麼也沒有的了。可是，慫呢，蝶妹？

——我也並不，我所貪戀的只是和慫在一起呀！可是那裏究竟是怎樣的呢？

那裏毫沒有拘束，無須顧忌，因為沒有烏衣燕子，也沒有蜘蛛和懶蝦蟆，喜歡怎樣便可怎樣，這不是很快樂的麼？

——哦，那是當然非常快樂的了。可是，過去困難不困難呢？

——正在進去的時候恐怕難免苦痛一下子，因為，如果不是有點難關的，誰還不願早早跑去呢？可是我想只要快樂着去，那難關也是容易經過的了，我們既然一道去，總得快樂着，無須過慮的罷。

——這是當然的呀！既然一道去，怎麼還會不快樂呢？既然十分

快樂着，就是有點困難，也是不會感到苦痛的了。可是，進去以後是不能回來了罷？

——自然呀，誰還願意回來呢？不早就去是怕得過那難關，得不到愛的就是得不着快樂的，決不會突自發生去探那難關的勇氣，也是不會想到那裏底好的呀！

——唔唔！

——怎麼，蝶妹，您有點懷疑了麼？

——不，我怎會懷疑呢？只是從此就要永訣一切關係者，樟颯哥和蛾姊姊實在都是很好的，我不免想再去看渠們一次呀。

——可是，蝶妹，這實在可以不必了，渠們雖然好，但總不能替我們撤去蜘蛛底網，也不能替我們驅逐懶蝦蟆和烏衣燕子，如果總要爲着感情再去看渠們一次，恐怕正上了魔鬼底勾當了呢！我想，渠們

對待我們好，這時只須想念渠們感謝渠們就是了。

——那末我們就可以開始求達我們底目的了，我是很想早得自由，早得完全快樂了呢！

——這我以爲用不着忙，達到了目的固然是快樂的，正在將要達到目的的時候不是更有意義的麼，我們儘可逍遙一下子再說，先來弄個快樂，再快樂着去達那更快樂的目的；我們還得先來唱首快樂的歌呢。

——好罷，您就唱罷！

——可是我想聽您唱呢！

——唱什麼呢？

——隨便唱，信口唱來就得。

——那末，「我愛您！」您也唱罷！

——好，「我愛您！」

——「我們一道飛舞！」

——「我們共謀幸福！」

——「我們非常快樂！我們將快樂着求達更快樂的目的！」

——够了罷？

——够了够了，我們就此走上我們底路罷？

——好，這裏底水是够深的了麼？

——怎麼會不够呢，這裏看去也像是很深的呀，給我們總是儘够

的了

——水色也非常美麗呢，而且水面微皺着波紋。

——您不害怕麼，蝶妹？

——怎會害怕呢，有您在一起；我們只須擁抱得緊呀！

——緊抱呀，趕緊，收攏翼翅膀，抱得愈緊愈好呀！

——哦，青哥，怎麼我覺得爽快得無法形容了呢？

——這就是因為我們已經達到了我們底目的，到了快樂的世界了！可是蝶妹，剛才您並不覺得苦痛麼？

——我早把一切苦痛如數忘却，連什麼叫做苦痛也已想不起來，還能說什麼剛才的呢？

——可見現在我們真已完全快樂了。

——哦，可是這裏也是有着烏衣燕子的，您看，在那邊飛着的不就是那討厭的蟲豸麼？

——可是這已是無關的了，因為只有我們看得見牠，牠是看不見我們的了。

——爲什麼？

——因爲現在我們只是靈魂飛舞着了，牠底肉眼是只能看見肉體的，而且牠所追求的也只是肉體。

——那末我們底肉體已到那裏去了呢？

——不是早已沈入水中了麼？或者已被什麼魚類吞喫了，不過仍在一起，所以我們得在一道快樂着。

——哦，青哥！靈魂不就是鬼麼？

——不妨這樣說的呀！

——那末，可見鬼是的確有的了。

——這倒不能一概而論，生物死後可以有鬼，但不一定，而且多半是沒有的，因爲鬼，必須是得到了愛的死後才能有，而且還得看這愛底力濃厚不濃厚。如果不濃厚，那末就是有了個影子，也是輪廓模

糊，色彩暗淡，忽隱忽現的了。但是，世上底生物，可有幾個是多情而且得着了愛的呢！

——可是我們底愛力實在是非常濃厚的。

——所以我們底靈魂也是非常明顯的呀！

——我們實在可以快樂呀！

——自然可以快樂呀，快快樂樂地飛舞呀，快快樂樂地快樂呀！

——快樂呀，飛舞呀！

一，七，一九二八。

後 贅

我想，我並不是個無情者，如果確已無情，那是不會寫集這些的了；然也不能說是多情者，——如今無人明言愛着我。

這是早就清楚的了，我底顯不出我底情愛，只是爲着環境底拘束；掙不脫這拘束，却是因爲所受心的創傷未愈。

可是現在，以爲無論如何，心所愛想的總得想；既然想着了，可以乘隙寫將出來的時候總得寫；既然寫出了，有願看的總得讓人看了。

謹將這集獻給願爲我表同情的。

一，七，一九二八。



本書作者其他著作

故鄉	短篇小說集實價八角
毛線襪	短篇小說集實價七角
回家	長短小說集實價四角
趙先生底煩惱	長篇小說集實價五角
鼻涕阿二	長篇小說集實價四角
短篇小說三篇	短篇小說集實價二角
幻象的殘象	短篇小說集實價五角半
胡蝶	短篇小說集實價三角半

以上各書，除短篇小說三篇，書面都是陶元慶先生底作品，均由北新書局出版。

胡蝶

許欽文著

印證

不許翻印



4510

實價三角半

北新書局發行

一九二八年十月初版
一九二九年一月再版

